

:[蔡依林]

假面公主  骑士  精神

+THE MASQUE OF THE PRINCESS X +THE SPIRIT OF KNIGHT



THE SPIRIT OF KNIGHT



:[蔡依林]

THE MASQUE OF THE PRINCESS
假面公主 骑士精神
THE SPIRIT OF KNIGHT

监制：年代整合行销有限公司

企划统筹：角子工作室

口述：蔡依林

企划：娃卡嫫嫫杨丽莹

艺人经纪：年代整合行销有限公司

产品宣传：年代整合行销有限公司

设计：五口堂

化妆：姚纯美

发型：Dick(Eros)

单曲MTV导演：林锦和

VCD/电视专辑制作：年代整合行销有限公司

主要赞助：泰国观光局 百顺旅行社 依堤金饰

服装赞助：

Christian Dior 永生·小雅 bazaar LACOSTE DESIGN

本书经台湾圆神出版社授权，出版中文
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
何形式任意复制或转载。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Sony Music



Amazing Thailand 暹罗风情 华欣之旅



THE MASQUE OF THE PRINCESS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6-2002-16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面公主之骑士精神 / 角子著. — 沈阳: 辽宁教育
出版社, 2002.10

ISBN 7-5382-6459-0

I. 假… II. 角… III. 蔡依林—生平事迹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5714 号

总策划 / 总发行人：俞晓群

责任编辑：许苏葵 杨军梅 吴璇

美术编辑：吴光前

技术编辑：袁启江

责任校对：张小沫

出版 / 发行：辽宁教育出版社

印刷：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20

印张：8.4

定价：29.80 元

发行电话：024-23284517

024-23284510

邮购电话：024-23284435

024-23284421

辽宁教育出版社网址：<http://www.lep.com.cn>

LAS + PAGE



THE MASQUE OF THE PRINCESS

假面公主



骑士精神

THE SPIRIT OF KNIGHT

口述 蔡依林 文字整理 角子



+THE MASQUE ⊕F THE PRINCESS
+THE SPIRIT ⊕F KNIGHT



- < 3 >
公主自言自语
- < 6 >
故事的开端
- < 13 >
真实
- < 18 >
刺耳的声音
- < 22 >
胸前的盔甲
- < 26 >
微笑的表面
- < 30 >
骑士的忠贞
- < 34 >
王子
- < 38 >
整装再出发
- < 44 >
Jolin' s Talk
- < 48 >
《骑士精神》歌词

C ⊕ N ⊕ E N ⊕ T S

但我却其实不了解、或者一直不愿了解的东西……你如果不是我，就真的很难真的体会的东西啊……

那真的是一次很赞的遭遇。

如果我可以永远保有那种感觉，哈，那我真的愿意，交出我公主的身份噢！

从那次日本回来后，我就决定要当个女骑士了。

我让自己不但看起来、还要真的很开心。我说我要学健身、戏剧肢体、学日文，再多学一些舞，甚至连Rap我都想学，除了学校的功课，从前被表演占满的时间，我将它们细细地排上。我自己安排的通告……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因为我没有放弃……

更大的原因是，我也不要爸爸和妈妈，发现我有任何一点想放弃的意思。

突然空下来，很多从前没有机会跟爸爸妈妈喝茶的晚上，我们从一开始有很多话讲，到后来好像都在掩藏某种哀伤——很抱歉那真的是我感觉出来的气氛。可是我们都装作没事，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其实不太会表现自己情绪的人，我的朋友都说我是情绪的厨余再制机，反正我就是很能《一L》，我很少流眼泪的。就在那个妈妈正把水果端来，然后爸爸在茶几前整理那些已经堆得跟小山一样高的法律诉讼状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其实已经很惯常的景象了，但坚强的爸爸，却突然抬头跟我说一句话：“娃娃，你会不会怪爸爸？”

我的眼泪就兵败如山倒地流下来了……

很难，真的，最难的部分，是我永远无法表达出的，我对他们的心疼和感激。

我的爸爸，为了官司去研究他从来不懂的法律和娱乐业，他现在比较了解唱片了，他终于分得清楚一张唱片的制作、企划和宣传，原来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他太专注了，专注到几乎要结束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公司了……

没有读很多书的妈妈，每天看着报纸写着我的新闻，被那些分析吓得像麻辣锅上的蚂蚁（我自己发明的，很惊吓的意思），也不敢来问我，不敢接记者们打来的电话，怕说错什么，只能痴痴守着门，等着爸爸回来再问；若爸爸没那么早回来，那她就跑去医院当义工，告诉那些陌生人什么科在哪里、怎么走，因为那里没有人会知道她就是娃娃的妈妈。

我回想起这几个月来的一切，我几乎都要忘记，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其实那还是我一直很不愿意面对的事……这世界真的没有一种恒常？没有不变的人，和不变的事吗？我还来不及想出答案就先脱口而出……

“爸，只要是对的事、是符合正义的，我都会支持你的。就算我以后都不能再表演和唱歌，都没有关系……”我看着爸爸的眼眶也红了，然后看着他突然从嘴角挤出的笑容，慢慢地走向他的书房，那张书桌上还有一叠今天律师送来的文件……但我知道他很开心，因为我尽力了，虽然经常我的心理也充满茫然和困惑，但我尽力地鼓励了他，而在鼓励爸爸的同时，我也正在给我自己力量……

去做一个骑士。

就像当时在日本涩谷对自己说的那样。

那个时候的意志，以为自己只是一时冲动——我仿佛看见一个曾经际遇非凡、小小骄傲的公主，拎着高跟鞋，吹着口哨走向自己的城堡……然后我看见她突然变成一个骑士，牵着一匹粉红色的马，高贵而勇敢地又出现在城堡的城池边……

那是我再次看见勇敢的自己。

而且深受感动……我何其感激上天曾经带给我的这一切，在刚刚好的时候，GOD出面提醒我，用拿开的方式，让我知道原来我曾经拥有的美好与充足；更大的感激是，它后来又将它们还给我，让我

知道，我应该多么珍惜……

而我不要王子，虽然所有的公主都曾经如此渴望和幻想。

经过这一切我更加确定——因为王子的衣服总是太过绚烂。而童话中最瑰丽的结局，王子总是为战而死。

我希望你们都是我的骑士。

这四年来我身边人、支持我的朋友，尤其在我最茫然的时刻，而你们最后却没有因此而离开，那你们都比我更勇敢，都是我最尊重与崇拜的骑士。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那匹粉红色的战马，真是一个不错的 idea?

我不知道世界究竟有多大？因为世界总是你真的要去走、去试，然后才会真的报给你那个尺码？一如我们要真的落实地去走一张地图，才会真的走进，那些旅游书里的好风光。

更何况，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而是我跨越成人后的，生命的真实历程。

岔个话，我二十一岁的生日，过得很精彩噢！

而二十二岁的生日还没有真的到来前，我竟然就写了我的第一首歌，我从前从来没想过的。

想想我还真的要感谢这一年，是不是因为这样才会有灵感呢？哈！

发奋图强熬夜写歌的那个夜晚——好像才是我第一次，那么直接地面对这一年，我想起好多事……过去的、未来的，我试了好多 title 但其实都没有成功……

然后我哭了。

我从没有为我的功课哭过。

所以我想那也许是一种释放，这一年，哈！哭出来就好了。

这首歌就随着我哭完后的大哈欠，一下子跑出来，我随手就写上“骑士精神”这个名字，那时天

也亮了，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美丽的早晨。

那是台北、新庄的某条街，窗户外面有一些人刚出门，有摩托车、汽车，还有一些骑脚踏车的中学生们……我突然想起，如果我的粉红色战马也在里面，那一定很赞；风吹得我的窗帘、头发飞起来，我突然很开心，因为我知道那正是我生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等同于我的第一张专辑、第一场演唱会、第一次签唱活动……每一个生命中的挑战与尝试，我信心满满，我知道我是骑士，我知道——因为我真的知道，在我粉红色的战马前、在我信心满满的战马后，完完全全地，围绕着的都是你们，我亲爱的骑士队员们！

“这世界真的没有一种恒常？没有不变的人，和不变的事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没有改变我的信仰！这世界一定有一种力量，可以贯穿、可以串联，让所有相爱的人恒常、恒常地相爱与感应，永远地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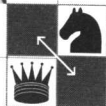
那就是“善”，那就是“善”的力量。

我思考了快一年……

很高兴我终于可以告诉你们，而那是你们一路让我的体会与感应，那是我的答案，而那其实是你们的力量。

谢谢！谢谢！

而我很开心最后可以如此公开而直接地告诉你们，这本书接下来的一切一切……





+THE SPIRIT ⊕F KNIGHT

+THE MASQUE ⊕F THE PRINCESS



+THE BEGINNING

故事的开端

我想过要当老师、排球运动选手、新娘……就像很多女生们那样随着阶段而有不同的梦想，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名歌手，那是我后来那么相信“缘分”和“命中注定”的原因……

总是拿低分的作文题目：《我的家庭》

我生长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哈！就是那种跟很多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差不多的家庭。

我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还有一个姐姐——每次遇到《我的家庭》这种作文题目，总是让我很头痛，我非常想说些特别的，但从我最后的作文分数，就可以知道我总是又失败一次咯！

惟一比较不一样的——我从来没有问过爸爸，对于这个除了他，没有一个男生的家庭，究竟有没有遗憾过？我猜起码在刚开始应该都会有吧！只是到后来，或者忙着回应后来满屋子都是女生的声音，或者忙着爱我们，就忙忘了……大部分的爸爸都是那样子的吧！一个在三个女生的环境中，被三

个女生同时当成支柱的男生，不知道感觉是什么？我只知道我的爸爸，是一个非常寡言……经常我觉得他寡言的人生观，就是为了更务实去做到他的梦想。而什么是他的梦想呢？

我从前不知道，但我现在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其实并不大的，就只是要让我们三个女生，开心一些而已。有好多不爱说话、却同样赢得儿女尊敬和爱的爸爸们，应该也都是那样的吧！

还有我们家有很多狗，这应该算特别吧！而且我们家的狗儿们，都是养在门外的，厉害吧！这应该可以让我的作文加两分，怎么我从前都没想到呢？也许是因为它们太难形容了，或者是因为我爸妈养狗的方式太特别了……它们本来都是流浪狗的，然后就跟着我爸妈从楼下的夜市走回家。爸爸会帮它们洗澡，然后定时打开大门喂它们，感觉就好像是我们养的狗了——可是它们又绝对有行动的自由，因为楼梯的空间有限，我们养不了太多，非常奇妙地，多年来我们也总维持在三只。它们的习惯非常好，会顾家、会等妈妈拿食物出来、更厉害

的是它们绝对不会乱大小便，总是会等爸爸每天早、晚各一次，开开心心地带它们出去溜达的时间……没有人绑过它们、骂过或规定过它们，仿佛是它们自己开会协调出来的规矩，“我们不要太麻烦这个家庭噢！”“而且有陌生人走上这个长楼梯，我们一定要通知他们，因为蔡爸爸在上班，他们家经常都只有女生在而已噢！”——这是我乱猜它们的对话啦！

但是真的有一种安全的力量，尤其是每次我又因为通告很晚回家的时候，每当我爬上那个黑黑的长楼梯，虽然家的大门在三楼，但我从来没有害怕过，因为它们早就兴冲冲地跑下来迎接我，然后发出那种很奇怪的撒娇声……“你今天还好吗？”“你等一下功课做不完怎么办？”“你姐姐很喜欢的那个男生今天送她到门口噢！”“噢！你今天只吃一包饼干和烫青菜，让妈妈知道，一定会把你骂死的啦！”在我拼命减肥那阵子，甚至还想过它们也许正在这样对我说……总之那一刻我总是十分安心，那是一种回家前必经的前兆，不管多大的疲惫与风雨，这世界也还有那样一个，我的房间和我的世界。我到很后来才想到原来它们也是一个家庭——老祖母小花、小花的儿子Peter，还有Peter的老婆嘟嘟，原来它们家，除了Peter也都是女生，而我们这两个因为缘分而紧紧相关的大家庭，当爸爸不在的时候，Peter就会带着它们来捍卫我们，哈！这如果真的是一篇要算时间和分数的作文，那我就来不及重写了……

原来我们家，其实还有别的男生，而架构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安全堡垒的，原来是两个家庭的爸爸们啊！

我这样说也许有些奇怪，但现在回顾起来，其实我爸、妈，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我妈妈（因为爸爸的工作非常忙），管教我们的方式，其实跟对小花

它们，嘻！这样说真的很奇怪，但真的很相似。

因为我妈妈是几乎不管我们的。

或者是因为非常幸运，刚好我和姐姐都是那种只要人家轻轻一讲，就会非常自责的小孩吗？

我觉得这个答案只对一半。

我妈妈是那种并不会会有太多“言教”的人，因为她其实并没有读非常多的书，也从来不是会去研究很多该如何管教小孩的道理的妈妈。

她从结婚后，也从来没有进社会工作，她对社会上很多的你来我往、甚至是尔虞我诈的东西，知道得更少，所以也很难有太多“身教”的经验。

可是我所知道的妈妈，从来没有冷却过的，是她对生命和人的热情。

她最大的美德，就是信任人，然后尽其可能地，去对人家好——在她眼中的世界，总是对别人充满亏欠，然后拼命想着，要怎么样报答人家……融合在那些妈妈们总是柴米油盐的世界里，是的！经常看起来总是如此渺小……

却对我们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虽然也曾经看见妈妈误相信人，甚至还不只一次……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的沮丧与不值得，她会像讲笑话那样笑一顿，然后一转身，当成一种隔世的偿还——那是我自己帮她归类出来的学说，她绝对不会归类出这些大道理的。因为早在花时间去深究这些道理前，她早就又忙着去施……我觉得她人生最开心的获得，并不是那些后来真的拥有的回报或功德，而是一旦决定欢喜去做的刹那，就是最大的获得！那就是妈妈的开心，而蔡妈妈式的开心，一直到现在步入中年，都还可以如同孩童一般纯粹，这就是老天爷所赐予她最大的获得！

任何人都会有一个像我妈妈那样的妈妈……都会相信，原来“善”就是一种世间最大的力量。

可以百挠不挫，可以无坚不摧，可以永远相信，你永远可以掌握，最初的自己。

哈！我妈如果知道我把她那些平凡的生活，讲成这么富哲理，一定会很开心，如果想到还会拿给她的姊妹们看……但我妈咪最大的优点，就是忘记。

就好像我每次办演唱会前，蔡妈妈就会号召她的姊妹团，当然还有那些姊妹团的小孩——嘿！蔡妈妈的打扮可不会输给台前的你们噢，戴着像啦啦队那种只有帽缘的彩色帽子，拿着DV冲向后台，兴奋的蔡妈妈什么都可以拍，她会跟公司的人说：“你们不用招呼我啦！大家忙大家的！”感觉好像很专业噢！可是她会忘记我其实还有五分钟就要上台了，通常那个时候我会希望一个人安静，算是一种爆发前的沉淀，好几次我都从镜子里看见，笑咪咪地盯着DV的蔡妈妈，然后终于忍不住地对她说：“妈，先不要拍了啦！”然后看见突然想起来，原来整个房间不知在何时只剩下自己和女儿的蔡妈妈……

而且我妈对钱的标准很奇怪。

她会拿去布施，拿去买桌子、椅子、盘子和碗筷……那种她觉得买来可以用很久，而且是家用的东西。

像我和姐姐买衣服，就会让她念。因为她觉得衣服够穿就可以了。

我和只大我一岁的姐姐，两个很像朋友的好姊妹，看着家里成堆的新碗盘，想着人其实也只是一张嘴啊的道理，嘻！经常把妈咪的话当耳边风。

但我们买的衣服其实都不会很贵，我们两个分着穿，把妈咪的话关在门外、关在房间穿衣镜外的世界，开心得要命。

我真的很爱我姐姐。

我承认我真的赚了一些钱——其实究竟有多少，我并不知道。都是我妈妈在管的，就跟我爸爸从来也不太知道，他做生意究竟赚了多少钱一样。

从前有媒体说，姐姐出国念书的钱，都是我付的，听起来好像我很伟大。

我想对父母来说，任何一份对儿女的开支，都是心甘情愿、甚至是牺牲掉很多自己的享受，去攒来的结果——我觉得这样的心念，任何一位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才是宇宙伟大的起源。

我们家并没有因为我而一夜致富，就好像我的父亲从来没有让我们挨饿，让我们觉得比人家少了什么……我们一直过着同样的生活，完全没有因为我替家里多了一份收入，而开始了生活的挥霍……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拿那些自己赚来的钱做什么？

钱，对我来说，只要够用就好了。我不太花大钱买什么大品牌（因为实在太贵了！）然后全世界都知道我吃的东西（哈！一定比一般人便宜。）……如果姐姐真的是用了我赚来的钱出国，那我真的会非常开心！

因为她比我更早，开始了那个梦想——可以很专心地，去看这个广阔的世界……她间接地也给了我勇气，一个女生，可以在年轻的时候，为了梦想而产生无比勇气，去一个陌生地方、碰一些陌生人，然后发生那么多、那么多，人生从来无法事先预测的故事和经历……

我爱他们，我亲爱的家庭，一如他们如此爱我。

我知道，对任何的生命的起源，那绝对是一股力量的出发地：“我的家庭”——我们通常很难赋予什么精准的大道理……却绝对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林林总总的，故事的开端……

我的公主与骑士：“蔡依林”和“蔡宜凌”

截至目前，我用“蔡宜凌”这个身份去做的事

情，真的要比用“蔡依林”多很多很多。

虽然大家比较知道的，还是关于“蔡依林”所发生过的事情。

而我最大的努力，就是当我是“蔡依林”——当那个“蔡依林”光芒万丈的时候，也绝对不能让她杀死那个陪伴我最久的“蔡宜凌”。

因为我一直知道，下了舞台，“蔡宜凌”才是我所有证明身份的证照上的名字，才是所有成为今日之我的点点累积……失去“蔡宜凌”，那所有“蔡依林”的都将成为舞台上一阵虚幻的空气。我无法想象，我觉得很恐怖，当我一不小心稍稍忘却“蔡宜凌”的时候，我第一个将彻底失去的，就是我自己。

那“蔡宜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

自闭、害羞、不善交际的……哈！跟你们知道的“蔡依林”差很多吧！

从小我就是个好像有自闭症的女生，我很快乐，因为经常活在一个只有自己的世界。每天下课回家，我就回房间，做任何大人们要我做的事情，我很少让我的爸妈担心。惟一被骂的一次，是国小一年级的第一次月考考了好像是几十名之类的，然后我妈咪把我骂了一顿——在那一刹那我仿佛了解，原来名次是如此重要的事情，而且那也许是大人们判断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坦白说我很疑惑……

但我从此没有让我的父母再为我的成绩操过心。

升上国中以后，我突然对英文之类的外国语言产生很大的兴趣，我不是崇洋，而是觉得“语言”真的有一种很大的力量，它可以让我认识很多人、看很多东西，我觉得我原本自闭的世界，就是在拼命阅读那些国外杂志练英文，却也一并吸收了国外的许多新鲜事的过程中，慢慢地被打开；除了看喜欢的英文杂志，我也听ICRT，我不只努力听英文，还发现那么多好听的歌和极棒的歌手，YA！我最爱的

Mariah Carey……就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好像真的可以唱歌。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那是我个人的小秘密。终于考上高中，我好似突然解开了所有升学压力的束缚，我高一玩得很凶——我觉得很凶，但好像其实也只是周六一定会跟同学到西门町去逛，吃冰、看电影啊，疯狂姊妹淘的西门町悠闲时光，现在想起来都还会回味！

连我的姊妹淘都不知道我正疯狂地在学着我心爱的Mariah Carey的《Hero》……

那时的我是如此疯狂地想当一名英文老师。

高中时代还有很特别的社团生活。我其实本来没有想很多的，我只有不想做一件事，就是参加仪队。刚入学的时候，学姐就跟我说，她觉得我一定会被选去仪队——我不是讨厌仪队噢！因为其实景美女中的仪队很有名……

但我其实真正想当的是仪队队长，我真的超爱那把刀，而且站在队伍前要，真的超威风！

这跟你们知道的“蔡依林”又差很多吧！

“蔡宜凌”其实是很有野性美的啊！哈！我觉得我好强又有点小任性的性格，真的是在这里表露无遗！

但比较悲惨的是，不管是“蔡依林”或是“蔡宜凌”，都还是只有一百五十八公分而已，我觉得我一定会站在最后一排，然后迈开我的小短腿，扛着枪，然后狂喷着汗，只为了追上前面身高一百七的同学……

所以我后来就相中了“热门音乐社”的鼓棒，我觉得女生打鼓，一定很帅，我几乎是在仪队来选秀前，就连滚带爬地冲向“热门音乐社”报名喽！

然后我又参加了排球校队，没想到吧！我的杀球很猛的，我曾经在杀赢一场比赛的时候，晕淘淘

地想过我也许可以考虑去当一个排球选手哩！

在“热门音乐社”耍鼓棒的日子……唉！其实我根本都还没练到鼓噢！不知道是学姐们对我实在太没信心，还是真的那么缺一个主唱，总之有一天，学姐们好像就说好一起朝我走过来……

“学妹，我们有一次听到你在练习室哼歌，嗯……我们觉得你唱得不错，现任主唱要准备大学联考，我们想找你来补……”

因为我实在太害怕那个排在仪队最后一个位置的画面了……

所以我就说“好”。

那真的是我很绝望的一天。

我要唱歌，然后还得唱给那么多人听。Oh, My GOD!

但起码我可以很大声地唱《Hero》了。

仿佛是生命中的一颗微妙的变化球——当然这是我事后才看出来，老天爷突然对我所投出的球式——总之我后来在“热门音乐社”的日子其实非常开心，我唱歌的声音，从本来像一只蚊子，到后来甚至可以吼过那个其实比我会掉鼓棒的学姐的鼓声咧！

我的第一次演唱会，其实比你们所听过我的演唱会都更早噢！高二那年我们去建中的迎新晚会上做过秀咧！那是建中的“热门音乐社”，基于友好交流的邀请，我们几个女生也满猛的，狠狠练了一个星期，就去了。

哈！我们因为这样陆续的友好交流，还认识了一些成功高中和建中的男生——甚至还跟成功高中的男生出去联谊过。我们当然是刻意打扮了，其实当时就算再刻意，还是很有限啦，我记得我好像还穿了姐姐的花长裙还是什么的，我的那些说好不打扮的姊妹们，却是一个个都比我更猛，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想交什么男朋友，就是享受一种感觉，当

男生看到你的那一刹那，你不见得要喜欢他，但女孩们应该都会希望从他们的眼睛里，读到“仙女”两个字吧！

那是我记忆中一次很独特的，和成功高中的男生们的偷偷约会……

但我后来爱上的却是一个松山高中的男生。

他是跟成功高中的朋友来插花的。

但他有一对我最爱的单眼皮。

“我很喜欢你！”当我们见面几次后，他终于用他单眼皮的眼睛，然后真的很手足无措、非常害羞的表情对我说，我其实也非常紧张而害羞……

但我决定爱上他。

虽然我其实并不确定知道“爱”是什么？

但我后来知道了，有时候“爱”其实是一种痛苦，尤其是当我又因为他的约定，又等了几个小时的时候……那时原本欢乐周六西门町的天空，竟然会因为那样漫长的等待，而完全变了颜色……

“对不起！我临时又被哥儿们拖去聚会，我马上过来，你等我。”我站在公共电话亭，听着他再一次说着，同样的理由。

他没有错，他只是真的很爱他的朋友。他的美德是他的害羞，所以他从来不会拒绝。

“他们不会离开你，但我会。”那是我最后在电话中跟他说的话。

然后我就一个人走回新庄，我很伤心，但我没有哭……我只是突然想起，说不定我的志愿，可以简单到只是一个新娘。因为所有终于成为“新娘”的，应该就没有这种痛苦了，而当我一有了这样我觉得很软弱的梦想的时候，我就哭了……

那是我很短暂的初恋，但是很珍贵。

我们没有再见过面，后来唱片公司说可以做超级星期天的“超级任务”，我都没有答应。

因为即便那样短暂都还是美丽非常，尤其是他每次那双无辜的单眼皮……但是那双单眼皮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我的高中生活因此而步入正轨，快升高三了，我知道自己又将面临第二次盛大的升学挑战。

就像是一种壮盛的诀别，告别了我缤纷的高中生涯，我最后选择带着我的Band，参加了两个我觉得很大、但其实也很让人紧张的比赛。

“中广流行之星”我搞砸了，因为他们规定不能带Band，但是他们提供的伴唱带又没有我想唱的歌，于是我血液中那个勇猛的“蔡宜凌”又站起来了……我最后竟然选择用清唱的方式，我其实没那么在乎成败的，当然我落选了。

然后是MTV的“新声卡位战”，我好像突然开窍、运也开了，从百货公司的初赛，一路唱进在@live举办的复赛……

就是在那个复赛的休息时间，我接到了David老师递给我的名片。

“你唱得不错，要好好加油噢！”David笑着对我说，那时亲爱的David老师，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陌生的人。然后老师跟我说了一些合作的计划……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表情像严师、但笑起来却更像兄长的脸，我没想什么，我是说那种好像突然对未来，应该有什么决定、应该有什么改变的念头……

我想过要当老师、排球运动选手、新娘……就像很多女生们那样随着阶段而有不同的梦想，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名歌手，从来没有。

高三那年我都在念书。

我只打过一通电话给David老师。

“我后来在总决赛得了冠军。”我说。

“很棒噢！恭喜你！”David老师在电话那头笑着

说。

然后我又回去念书，直到我自己都觉得很意外地通过保送甄试，进入我最想念的辅大英文系。

然后我请父亲替我签了那纸合约，我因此而有“蔡依林”这个名字。

当我从“蔡宜凌”变成“蔡依林”的那一刻，其实我并没有太多复杂的感觉。

当然如果当时我可以预知后来又发生了那么多，有些有趣、但有些的确让人疲惫的事，也许我的感觉，就会更强烈一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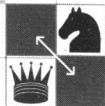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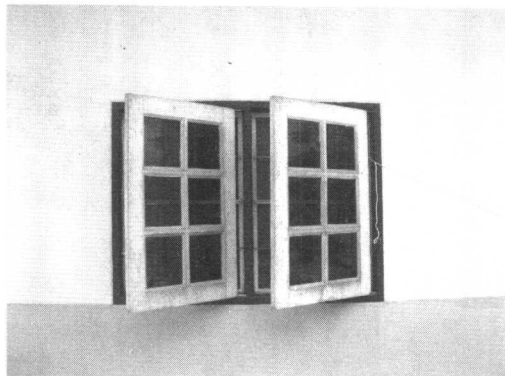
但总之“蔡依林”这个名字，就好像我生命突然被开启的一道新门，我走进去，我是“蔡宜凌”……在惶惑中逐渐发现自己身上的衣衫，正逐渐从骑士变成公主……

无法定义，这样的转变，究竟是好或坏。

因为每一种生命的转变，都来自于我——而那些转变，又经常如此微妙，当微妙匆匆来袭，我们除了真诚以对，通常别无它法。

那是我后来那么相信“缘分”和“命中注定”的原因。

那更是我接下来如此坚持，用“蔡宜凌”这个身份，跟你们真诚说话的原因。





+THE SPIRIT ⊕F KNIGHT

+THE MASQUE ⊕F THE PRINCESS



+THE SPIRIT ⊕ F KNIGHT

+THE MASQUE ⊕ F THE PRINCESS

SINCERITY

真实

可以做亲姊妹，是上一世修来的福分；不是亲姊妹却情比姊妹深的，那是修行，是这一世要一起修的好福分……至于那些根本就超越性别的藩篱，虽是异性，却还可以保有如同亲人般的感情的，如此难得而珍贵，那是我们正在预支的，下一世的福分。——这是我从一本书上看来的话，我把它记下来，是因为觉得它，真的很真实。

不只是“音乐”精灵的燕姿

第一次从电台听见《天黑黑》的时候，我好像真的听见了仙子的声音。

然后是那支MTV，我看见那个仙子修长的双手，像十个森林的小精灵那样，在键盘上开心地跳着舞——可是她穿的那件利落的长裤和T-Shirt，截然不同于以往钢琴歌手的个性造型，再次带给我另一种奇妙的冲击。

即便这样，我还是没有想过我会认识燕姿。

“Hello!”——我们姊妹的故事，就是从她在某个晚会后台的这声招呼，和那个随之而来的钻石笑容开始的……

但我们还是没有马上就开始相熟，后台可以聊天的时间，永远那么短暂，一次、两次、好多次的通告相遇……我们很慢，慢到几乎没有人发觉，我

们聊的东西愈来愈多，我甚至还会在某些又要奔赴一个通告的路上，无聊地看着车窗外拥塞的交通，突然冒出“待会儿，说不定又会遇到燕姿噢！”的念头，然后就突然开心起来。

每次看到燕姿，就会给我一种力量。我觉得那一定是某种文化、某种成长的环境，才能塑造出来的风格，我觉得她很勇敢，勇敢到可以去做任何只要是她想做的事情。每次看到她，我内心那个蠢蠢欲动，也呼之欲出的勇敢，就会跳出来跟她说声Hi!

两个人也不用多说，我们从刚开始认识，就不说客套话的。

就仿佛各自看懂了，彼此眼中的世界。

我很享受那种感觉，和一个自己欣赏的朋友，当然我希望我也能有对方欣赏的优点，有时候就谈一些，根本没有营养的东西；有时候就大家严肃地要命，聊那些永远不会有真理的人生观之类的东西。

我们不是孙燕姿和蔡依林。我们只是很少相聚，但只要碰在一起，就很没有压力的两个家伙。

每一对姊妹不都是这样的。

你会因为交男朋友、考试，甚至忙着跟男友赌气而忘记跟某个姊妹联络，但只要你们又碰在一起，那就是白衣总是可以配花裙，可是白衣和花裙还是各有各的配搭世界，但只要哪天又配在一起，就是一种轻松自在的颜色吧！

朋友，我不贪多的。我同时存在的学校和演艺圈的两个世界。我没有双重标准，我很轻松、非常自然地去遇见、去擦出友情的火苗，然后珍惜地呵护着它们……

我们很自然地认识、产生交情，我觉得“自然”真的好重要而珍贵——并不是报纸所写，有任何人介绍我们。然后陆续又衍生的那些头号标题，譬如唱片火拼、对打，好多好多比较的题目。

没有人会愿意这样写，虽然那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也非常容易了解。

蔡依林和孙燕姿根本就是两种类型完全不一样的歌手。

因为这样写就不好看了，我很了解那个道理。我只是每次在报纸又那样写的时候，哈！其实网路也经常有人，突然又会贴这个话题……我都会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然后忍不住笑出来……

其实我们也许刚通完一通电话，或者才刚发了一封E-mail而已。

多想就不是朋友了——如果我对朋友总是珍惜，那那些奇怪的说法，是连一个字都不会进我心里去的，我很自傲，有这种能力。

更骄傲有这个朋友。

至于那个更匪夷所思的传言，我是听公司同事解释了好几次，像说了个很复杂的绕口令那样……终于听懂了，我就大笑出来——蔡依林爱周杰伦，然后周杰伦爱孙燕姿，可是其实孙燕姿爱的是蔡依林……

我们怎么那么惨啊！没有一个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休息的这几个月，亲爱的燕姿，你终于解脱了，因为大家现在只传我和周杰伦而已。

然而其实我们都明白的道理，任何也许劲爆的

话题，都一定又会被更劲爆的话题所掩盖，这点，好姊妹，你可真要多学学我，好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连我自己都还来不及弄懂的事情，其实也都一下子就过去了。

不过坦白说，我还真的觉得，你和杰伦很登对，哈！开玩笑的。

将来那个最后可以拥有你的男子，他除了一定很棒，一定还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这是我身为你的姊妹的祝福和把握。

我惟一担心的是你的身体和压力——没有再经常给你打电话，除了因为您总是像一支燕子，飞翔于那些巅峰的国度，其实更大的原因，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我真的非常了解那种疲惫，你曾经说过的那种，突然的躁郁，无法言喻，极难消解……

因为我也走过那样的路，在一年多内发了四张唱片，三场演唱会，数百场签名会和来往于各个国家，除了念书，就是马不停蹄的宣传，再宣传、再宣传……没有人会理解我们的力不从心和无法抗拒，再勇敢都抗拒不了的，因为我们都不是那种可以狠下心拒绝别人的人……

那阵子经常在洗澡的时候，莲蓬头的水花哗哗地冲下来，眼泪就跟着流下来，无意识地。我连自己原来在哭、和为什么哭都不知道，很复杂的感觉……也不想说，为什么爱唱歌这件事，好像永远都不能只发生的刚刚好就行了？

我连突然情绪失控跟公司同事说了几句大实话，都自责得半死，然后边自责，还是得再次面对，那些我们已经很难再理清的情绪了。

你终于得到的英国假期，要记得关上手机，只打不接噢……嘻嘻！否则你还是会像我在纽约游学那个月，每天还是得接好多通关于预告通告，还有录

歌，甚至还有媒体连线采访的电话噢！

那天有一个也做过你唱片的工作人员，发现我必须穿的马甲里垫上东西（他们竟然说去买那种最贵的碗面），才会有效果，就突然问我：“依林你比较惨，还是燕姿啊？”

好姊妹，我完全没有考虑，就说是你噢。

Hey, my sweet, 你如果后来刚好也看到这一句，那我希望换来你一个钻石的微笑，就像我们每次开玩笑那样，而我如此渴望那颗钻石的原因，是因为真的很希望很希望……

你最后要像一只快乐的燕子那样朝向东方飞回来。

三人帮

两个都很“一”的人，我和杰伦，如果不是因为小猪，应该就根本不会认识了。

但我和小猪会认识，却又绝对是因为杰伦的话题。

那是有一次去录“少年兵团”的后台，当时是主持人的小猪笑着走进来跟大家打招呼，经过我的时候，就说了一句：“你这张专辑，周杰伦有帮你写歌，他一写好就马上给我听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那首歌——《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对啊！我很喜欢那首歌，而且好奇周杰伦怎么没把这首歌留给自己的专辑？”我笑着跟他说，也希望他能将我的感谢转达给周杰伦。

“因为杰伦说这首歌还不够好听，所以才没留下来啦！”小猪用一种耍宝的表情，突然被现场工作人员叫走了。

只留下还在原地，而且脸上有三条斜线阴影的我，但我还是真的满喜欢那首歌。

正式录影前的几分钟了，我从洗手间走回来，却被那首熟悉的旋律——那是《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的Live钢琴版，我循着声音的来源走过去，就看见小猪坐在Keyboard前的身影。

“你会弹琴噢？”我说，没有惊动他，指尖下的旋律持续流泄而出……

“还好啦！从前练过。”然后对我笑了一下，突然我感觉那就是舞台下的小猪，诚恳而贴心，我很少看见那么温和而诚恳的眼神。

“要不要我教你？”突然问我，“但只是基本的东西噢！真正厉害的，你还是得找专业的人学。”小猪又开始耍宝喽。

我们就那样彼此交换了电话，不单是学琴，而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在我从不贪多的朋友名单里，我好像很幸运地又多了一个名字。从那样诚挚的眼神中，我得到一种安心，就像当我们每次又遇到一个陌生人，但潜意识中的那种似曾相识——仿佛有种安全的磁场，出于直觉你就是知道，你们将可以交换秘密，他会给你不见得最好，却是最真心的建议，在这个世界上，你会觉得又多了一个可以商量的人。

我们第一次的聚会，杰伦也来了——说起我们后来的几次聚会，其实跟大家会跟朋友聚会的方式完全一样，哈！我们在泡沫红茶店聊天、聊音乐，听小猪说他的趣事和杰伦说他最近又在玩的音乐，当然我们也玩牌……那真是几个不多，却非常轻松自在的下午。

尤其是杰伦的魔术。

我觉得杰伦的异想生活，除了一半拿来玩音乐，另外一半，肯定是拿来玩魔术噢！我没有看过那么爱变魔术给朋友看的人。

“来，变个魔术吧！”然后他就真的会来个魔术，正式而认真，就像每次开的那种万人演唱会一样。